

气象万千胸臆出

——潘复兴其人其画



【编者按】根据笔者所搜集到的材料显示，赖一匡先生在杭高期间确实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绘画方面的人才。这是杭高之幸，也是美术界之幸。《杭高人》在第86期2版中也曾对赖一匡先生有所介绍，只

可惜材料太少。近期我又搜索到赖先生外孙的一篇纪念小文，一并放在这里：

记得外公的人还是两位画家，一位是徐君陶，另一位是吴奇峰，这两位画界算是名人，但他们都记得外公，公开撰文表达外公是他们人生中引路人一般的恩师。徐君陶在他的个人网站上撰文“我的启蒙老师”，将外公列入他绘画的启蒙老师。吴奇峰在声名远播的54岁写过一篇《列车西行》的文章，深情怀念少儿时代沈涛、赖一匡两位恩师给予他绘画的启蒙教育。

今天还发现一些小文，提到了我外公。新华网“智者的笔墨——记江南著名山水画家陆秀”就特别提到：陆秀的美术老师赖一匡先生，就是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的弟子。赖老师经常带学生外出写生画画，使陆秀较早接触到黄宾虹等书画大师的山水笔法，极大地启蒙了他今后的进一步学习。

在百度人物百科中，发现连环画画家李绍然在他的学艺年表中也写出：1957年转学杭州第一中学，跟该校美术教师赖一匡学中国画。创作的水墨连环画《纪昌学箭》参加杭州青少年画展；次年，任校美术队长。

百度到网络文章【素子文集】，在这个文集中，描述了1944年左右，当时杭高为躲避日本鬼子，学校迁至雁荡山，素子提到了我外公，在他文集里的外公是一位来自杭州的音乐家兼音乐教师。外公1964年英年早逝，到现在还有学生还有知情人记得他，真是名家名师！（来源：<http://janeweng.diandian.com/?tag=%E5%A4%96%E5%85%AC>【百度故人】）

而本篇文章的主人公潘复兴校友也是在赖一匡先生影响下走上艺术这条道路的，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艺术人生。也希望更多校友能把自己或自己熟悉的杭高老师与同学的故事和我们分享：

中国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精髓，植根于华夏浓厚的文化沃土之中，以她的沉雄博大、精深典雅独步于世界艺术之林，与西方的油画形成了两座并峙的艺术高峰，给予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众多的美术爱好者以极其高尚的精神享受。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艺林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赛石诗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浙江逸仙书画院画师潘复兴，几十年来一直热爱中国画，倾情丹青，醉

心绘事，时时沉浸在五墨六彩、六法精论之中，每天点皴勾勒、提按转折，精笔妙墨、佳构珍品时有所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艺术语言的表现上，都显示出一种深沉而又鲜活的生命力表达，透露出他在国画创作方面不断迸发出的艺术感染力，越发受到画界和社会的关注。

潘复兴祖籍浙江绍兴，1937年出生于杭州。自幼酷爱绘事，就读杭州高级中学时就被美术教师赖一匡先生看中，选他担任学校美术队的副队长。百年杭高，不仅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又是艺术家的摇篮。经亨颐、李叔同、鲁迅、丰子恺、潘天寿等著名艺术家都曾在这里执教或学习过。进了杭高让潘复兴追求艺术的兴趣越发浓厚。他作为校美术队的副队长不仅积极配合美术老师做好美术队的工作，而且还经常跑到西湖周围的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去看画展书展，细心研究大师们的绘画技法，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有一次他在浙江博物馆里参观潘天寿、吴弗之、诸乐三、潘韵四先生书画作品联展，面对一幅幅大师的大作，他激动不已，迷恋忘返，真想立马拜在大师门下，终生作门徒。他从校史资料中得知时任美院院长的著名画家潘天寿先生是校友，一时的冲动就写了一封信给潘院长，还附上一幅习作请求辅导。信发出后，他一直忐忑不安，“潘先生会给我回信吗？”一个星期后，正在医院养病的潘先生真的给他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循循善诱，话多鼓励，写道：“复兴小朋友，你有志学习国画，很好。学习国画首先要从临摹画谱（如芥子园画谱等）入手；其二，要经常观摩画展，学习吸收古今名家之长；其三，要多多游览祖国名山大川，从生活中、从大自然中吸取创作素材。只要不断努力，你一定会大有长进……。”

潘先生关爱少年的举动让他终生难忘。潘先生的话语如同醍醐甘露，滋润着他幼小的心



田。他把潘先生这三条教示永远牢记心间。高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他只好放弃去美院深造的机会，便走上工作岗位，到杭州人民玻璃厂担任美术设计。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对国画的追求，他顺其自然地把平时积累的国画知识运用到美术设计中，效果精妙，大受厂方称道。

1972年，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与杭州市轻工业局联办美术设计人员进修班，勤奋好学、出类拔萃的潘复兴便成了杭州人民玻璃厂参加这个进修班的不二人选。在进修班里，他如鱼得水，如饥似渴的吸收浙江美院这所我国最高艺术殿堂散发出来的丰富艺术营养，精心钻研美院教授们传授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法。就是这次进修，他得以广结美院的诸乐三、陆抑非、吴弗之、潘韵等一大批画坛前辈学界耆宿，近侍左右，日沐春风，雨露教化多且深矣。进修结束后，著名山水画家潘韵先生又收他入室弟子，终于圆了他积压心头多年的拜师梦。潘韵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画家，早在50年代初他已是浙派山水、人物画的先驱者之一。他初学北宋黄山谷与明代沈石田，继学南宋马远、夏圭，掌握传统笔法，观察真山真水，重视写生，会大家之奥窍，撮天地之灵气，别辟蹊径。他的创作以刚毅之笔，溢不阿之情，又于刚直倔强之中蕴藉温婉，韵而不靡，工而不诡，雄秀兼至，格调双谐。他的写生眼力独特，笔法娴熟，画面精审坚实，线条刚健俊逸，不故意矜炫古雅却自有高致；他的山水画无论是起承转合、回抱皴托，皆能舒展自如，浑厚雄健，神舞韵动，过目难忘，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生活气息。

他中年时期的坎坷遭遇是缘于他刚直率真的品性，但他热爱祖国，无怨无悔，晚年被浙江省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后，一如既往，为繁荣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拜师潘老后，潘复兴正式开始于画理技法进行系统的学习与实践，他的艺术生涯也真正走向正轨。从此，他定期带上作业到老师家中求教，听老师给自己讲画论，看老师给自己做示范。潘韵先生对这位本家小朋友也是格外宠爱，悉心教授，时常帮助他确定创作题材，帮他画小稿，画了又推翻，推翻又重画，反反复复，直到满意为止。有时潘先生还将自己的藏画拿出来让潘复兴带回家临摹，第二天再将临摹的作品送给老师评点。厂里工作忙，白天没有空，就只有连夜加班，天亮送到老师手上。石法、树法是山水画的基本功，潘韵就趁编写《树石画谱》的机会向潘复兴传授，他边画边讲构图、布局、笔法、墨色……，潘先生讲得仔细，潘复兴学得认真。一百五十余幅树石图的技法示范，让潘复兴深得石法、树法之三昧，一时突飞猛进，笔下功夫日见提高。就这样他孜孜不倦追随潘韵先生十余年，青灯孤影，霜晨夜雨，焚膏继晷，沉心驭智，克绍其裘，臻彼堂奥。他浩荡的才情和扎实的技法，在泼墨挥毫、中行侧逆、横扫竖抹之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多年来，潘复兴牢记两位潘老“师法自然、师法古人”的教导，早已深谙“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画理，虔诚地向大自然学习，向经典的传统山水画学习。他坚持深入生活，走向自然。



潘复兴先生

在自然山水面前，他感受大自然的万千变幻。他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领略和体悟山川的壮丽秀美及无限神韵，胸中充满了千山万壑。为了寻找山川的内涵和感觉，各种山石的形成及特色，他“搜尽奇峰打草稿”，在大量写生中汲取营养、认识创作规律，从真山真水中获得创作源泉。他的山水画卷，让人大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之感。那草那树，都被赋予了勃勃生机。山的巍峨壮观、水的清澈激越、云的轻柔飘逸、雾的亦梦亦幻、草的昂然临风、树的葱郁苍劲，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重峦叠嶂，逶迤连绵，加之毫锋颖脱，墨法精微，纸面用墨淋漓酣畅，有时能密不透风，有时却惜墨如金，纸面留白，空能跑马。墨色有时淡破浓有时浓破淡，多层次，多灵动，多韵律，滋润得体，变化无穷，使画面出现一种全新的面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谐，相融一体，完成着画家对自然的深切观照。一幅《江山如画图》长卷，他怀着对祖国美丽江山的热爱，绘出心中的壮观，灿烂绚丽的富春山水，浮云环绕，波澜壮阔的江山，美丽激昂，烟雨迷蒙，一片繁荣，象云霞升腾聚集起来，一派旖旎的江南风光、和谐怡人的富春景色已闯入我们的视野，如身临其境，心旷神怡，深得景外之意，意外之妙也。又如他的《天清远峰出》、《烟霞云山》、《江山神韵》等，他将奔放的热情倾注于画面中，自由地运用勾、勒、点、擦、皴、染，通过笔墨的微妙变化和丰富层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心理感染力，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气势宏大，雄浑苍健，表现出浑然天成、生机无限的趣味和空濛幽静的禅意。他正在试图以面貌新颖、精神高迈的山水画作，表达对自然的向往与敬畏、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潘复兴擅长山水，但其花鸟鱼虫也不让时贤。花鸟画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且题材内容与形式语言均有一定的程式或规范，这些程式或规范一方面是我们学习先人经验的起步，（下转2-3版中缝）

盛世同拒理力争的结果是每月一次的探监，俞秀松也给他年轻的妻子打气，盛世同给俞秀松送食品、衣服，丈夫在狱中对年轻的妻子说：“我是一个马列主义的信仰者，要实现我的理想——解放全人类，怎么可能与‘托派’有关？过去几次‘清党’都没有问题，早期参加党的同志和在苏联留学的同学都了解我。这是诬陷。一定有人搞鬼。这笔账一定要算，你千万不要屈服。”

在狱中的俞秀松日夜思念抗日战争初期沦陷区的父母，曾写了一封信交给年轻的妻子，但当时邮递不通，盛世同只得把信保存下来。直待抗战胜利之日，她才把此信和一张结婚照寄给俞秀松父亲。

残酷的政治阴谋把亲情一概置之度外。1938年6月25日，苏联派了一架军用飞机，还有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遵照斯大林的指示，盛世才就这样把他的妹夫送往苏联。在去飞机场的车上，俞秀松对妻子说：“我此去凶多吉少，不知何日能再见，你要挺起胸膛，救世主就是共产党。”盛世同回忆说：“到了飞机场下车，苏联人把降落伞都拿下来，给他们绑上了，绑上就催促上飞机，到飞机跟前了，因为我送他，他拉住我。他紧紧地把我抱住，那简直是抱头痛哭了。”俞秀松又说：“我此去吉凶难卜，你要挺起胸膛，不能靠别人，要相信共产党。”生离死别之际，俞秀松紧紧地抱住年轻的妻子，亲吻她，为她祈祷。“飞机腾空而起，我的亲人被夺走了了！秀松手拿帽子，

从机窗口不断向我招手。飞机远远离去。我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谁知机场一别，竟成永诀！”盛世同回忆往事。依然心痛如绞。

从此，这个世界不再有一个叫做盛世同的年轻姑娘，兄妹手足之情一刀两断，盛世同断然与盛世才断绝兄妹关系，并从此改随母姓，将名字由“世同”改为“志洁”，以示意志坚定纯洁，不与他同流合污。她不要大哥的物质接济，自己振作精神到女中附小当教员，自食其力，并被推选为反帝会直属四分会的负责人。随后，又进入新疆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继续读书。

1942年秋天，安志洁的五哥盛世骥去重庆开会，安志洁考虑到或许可以从重庆方面获得一些有关俞秀松的消息，于是也跟了去。开始是想去找周恩来打听丈夫下落的，发现被特务盯上了，没去成。没想到在重庆，蒋介石夫妇竟然设宴招待了他们兄妹。在客厅休息的时候，宋美龄显得特别热情，给她削苹果，送了她一支金色的钢笔，还问她想不想留在重庆读书。吃饭时蒋宋两人坐在西式长餐桌的两端，安志洁被专门安排坐在蒋介石的旁边，席间还坐着三位空军将军。蒋介石不停地给她夹菜。那股勤有加的样子，实

先烈之血 主义之花

之安志洁与俞秀松 (4)



1936年8月23日俞秀松与盛世同（安志洁）在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宿舍前合影

是在让安志洁觉得有点奇怪。第二天新疆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张元夫便来向她提亲了，原来是宋美龄要为她做媒，说是昨晚宴会上有好几位空军少将，让她任选一位。安志洁当即让张元夫转告宋美龄，自己是有夫之妇，丈夫俞秀松的情况想必蒋先生也知道，她要等他回来。

八年抗战，终获胜利。1946年5月，安志洁来到南京，立即给俞秀松父亲俞韵琴去信，俞韵琴极高兴。由于抗日战争，他家已经一贫如洗，老人虽年已古稀，还是到南京他学生寿勉成任总经理的中央合作金库谋了一份生计，就这样，从未见过面的公公和儿媳妇终于取得了联系，相逢在南京。但不久内战烽烟又起，俞秀松依旧下落不明，而盛世才的归宿却和蒋介石紧紧绑定在了一起。1948年冬，安志洁的其余家人随盛世才一起去了台湾，安志洁坚决不与她大哥同去台湾。她和她母亲先来到杭州，后来又到诸暨俞秀松的老家溪埭村，与公婆住在一起，于浙东乡间苦苦等待大陆解放，日夜等待她亲爱的丈夫归来。

上海解放后，安志洁来到上海，当时俞秀松的弟弟俞寿臧在上海工作，她去找他共同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帮助寻找俞秀松的下落。孰料1951年10月18日，等来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王稼祥大使任内）的回信，信中告知：“关于俞秀松之下落，经查询结果，仅知其去新疆，以后详情不明……”这等于告诉她，她苦苦等待十多年的秀松已在异国牺牲了。得知消息，她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三十出头的安志洁在悲痛欲绝之后曾想出家做尼姑，是俞家的深情厚爱使她的心死灰复燃。秀松父亲深情地对她说：“你还年轻。应该有个归宿。你苦苦等了松儿十多年，已对得起他，臧儿未完婚。我已征得他同意，你和他结婚，我们仍然是一家人。”